

# 良子傳奇



弓戈 孔璧 著



2 034 3710 1

# 华子良 传奇

弓戈 孔璧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封面、插图：吴冠英

## 华子良传奇

弓戈 孔壁 著

\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\*

787×1092 1/32 7.5印张 6插图 137千字

1985年4月北京第1版 198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20,000册 定价1.05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读过小说《红岩》的人，对在敌人牢笼中度过十四个春秋的“疯老头”华子良记忆犹新。华子良如何逃出白公馆回到解放区，这部小说有着生动的描写。他只身越狱，机智斗敌，忽儿山重水复，忽儿柳暗花明，一路风雨，一路艰辛。故事离奇而可信，人物奇传而不失其真。使人在重温革命历史、革命传统教育中，得到美的享受。

## 楔 子

“嘀铃铃铃……”电话铃发狂地响着。

一个中等个子，蛮横地跨进办公室，一把抓起话筒，只听到对方在喊：“喂喂喂……”

“妈的！又出什么事了？”他心中没好气地想，口里大声回了一个“喂！”字，烦躁异常。

“我找看守长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声音更带怒了，一只脚烦乱地把放置电话的几儿踢了一下。

“噢，您就是。我们抓到了两个闯入监狱警戒圈的人！……”

“给老子捆进来！”

这是一座设在重庆歌乐山麓的特别监狱。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合营的、专门设来折磨摧残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集中营——“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一所”，一般都呼为“白公馆”，因为原是一家姓白的军阀的别墅。监狱三面环山。高高的围墙内，一座两层楼房，上五下五，十个房间，全部窗封铁条，门加铁栏，改成囚室了。围墙上，电网密布，四角设着岗亭。正面大门终年封闭，仍加一个岗

哨；进出全由侧面一道小门，小门昼夜双岗。为防犯人逃跑，监狱四周又加一道铁丝网拦着；几百米之外，还划出了一道警戒线。这警戒线上，昼夜有哨兵执勤，有牵着警犬的巡逻队巡逻；晚上，设在歌乐山头巨型探照灯的光柱来回扫射，根本不容许外人接近一步。

“报告！”一个面目凶恶的狱卒，把两个五花大绑的人推进门来。这两个人面如土色，浑身瑟瑟发抖。那一个年约三十的汉子，长得瘦精精的，一身庄稼人打扮。在料峭的寒风中，一件单薄的土蓝布长衫，肩头、肘部打满补丁，后摆刚才被警犬撕去一大片；头缠一条白布帕子，双目惊惊惶惶，一脸老实骇怕的样子。另一个是十四、五岁的孩子，穿一件圆翻领、三个包的灰布学生服，背着一个书包，看模样是个学生。他脸被狱警打得红肿，他不如农民那样害怕，进门时，不时地抬起一双稚气的眼睛，打量了一下监狱看守长，又望了望对面的墙壁。墙上挂着一张圈圈点点的地图。看守长瞪了他一眼，目光怕人，他才低下头去，扭了扭身子，书包晃了几下……

“噎噎噎”，一个身披黄呢军大衣的北方大汉进来了。狱卒跟在他的身后。

看守长立即对他的上级躬身招呼：

“所座，抓到了两个可疑分子！”

北方大汉用细眯眼把两个人扫了一眼，转首示意。几个打手抓小鸡似地把两个无辜的人扔进刑讯室。

片刻之后，旁边的刑讯室便传来一阵惨叫之声……

两个特务头目冷漠地听着。副所长坐在椅子上抽着

烟，一口一口喷着烟雾。看守长走到窗前站立。窗外有两株小树，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抖索着。

人人皆知，这白公馆的警戒线就是死亡线。附近居住的农家，无论大人、细娃，放牛、砍草、拾粪，是从不敢接近这个圈圈的。小儿夜啼，母亲无法，若说一句：“再哭，就送你去踏线线！”最顽皮的孩子，便会吓得立时噤了声。这两个人，莫非吃了豹子胆！

“报告！”狱卒走进来回禀两个人的口供，原来一个是生活无着的乡巴佬，想到重庆去拉黄包车；一个是刚考上重庆某中学的学生，去上学的。两人半道相逢，走迷了路……

副所长不耐烦地站起来，抓起电话，向上级机关报告了，然后对看守长说：“上级叫我们相机处置……”他目光征询着看守长的意见。

看守长低头想了片刻，猛抬头，轻错了一下牙巴骨说：

“我亲自送他们下山！”

“也好。”副所长同意。

两个浑身湿淋淋，凉水和鲜血搅和在一起的人，已经被推在路道上。狱卒刚一吆喝二人起步，那个学生就大声喊叫起来：

“书包！我的书包！”

“你闹个×！”狱卒大怒了。

“拿给他！”看守长沉静地说。

书包捧在学生手上了。他拍了拍包上的尘土，一捧背上了肩；好象怕飞了，又把它扯在胸前，用右手托着。他的颈脖流着血。背带勒在伤口上，被血染红了。

走过岗哨，穿过铁丝网的门，最后来到警戒线前了。只听看守长蓦地发出喝叫：

“还不快给老子——滚！”

声音不大，但是疼人！那农民如闻厉鬼嚎呼，浑身战栗了，脚腕发软，一腓瘫在地上。那学生稚嫩的心，象受了重重的一劈，已经碎了。书包带猛可断了。他“呀——！”一声惊叫，发疯般地向警戒线冲了过去……

“叭！”一声枪响。

学生应声扑地。子弹从他背后射进，穿透胸膛，穿出书包，书包浸满殷红的血……

看守长缓缓地把手枪装进皮套，命令狱卒：

“把那土包子给我拖回去！”

所谓“相机处置”这话是有名堂的。这是新所长刚到任，考验他们这些手下人办事力不力！人言道，坛子口封得住，人口封不住。这两个可疑的人既然闯了来，看见了房子，又受了刑，放回去，难免不漏嘴的。

在国民党特务的眼里，凡是有点字墨的，脑瓜最灵醒。那位中学生一进狱门就看了墙上挂着的白公馆地形图，让他活着出去，后患无穷。这就是他被打死的原因了。

至于那个乡巴佬，按看守长说的：“关，关死！白公馆是口‘活棺材’。只能活着进来，死着出去的！”

这是一九四七年春天发生的事……

## 第 一 章

若说重庆城区象座火炉，白公馆监狱便是一具蒸笼了。太阳向监狱喷射着炽热的光，四周高墙象一个桶，狱内蒸腾着一种蒙蒙的、令人窒息的汗臭味。树叶全被晒蔫了，有些变得焦黄；院坝泥土成了灰，在飞扬；凶恶的警犬，伏在阴凉处，吐出长长的红舌，大口大口地呵着气；苍蝇懒得飞，躲进牢房，任人驱赶，也只在房中打个小旋儿，又粘在墙上不动了。

监狱看守，顾不得“规矩”了，穿着短裤、背心，立在房廊下，不停地摇着扇子，不但懒得四处走动，还时常溜进办公室；有的索性脱个光脊梁，躺在办公室的地板上。电扇拚命的旋转，带来了阵阵热浪。

牢房象烘箱，被烘烤的犯人，有的已经热昏了；有的口干舌燥，浑身象在燃烧；有的鼻子流着血。饮用水只有一小瓦罐，一人一次只能抵一小口。难友们都不忍多喝，要省下一点点，照顾重病号……

早晨，又是个火烧天。“嚯嚯——”一声放风哨响，憋闷

了一夜的囚徒，纷纷走到一个狭小的院坝来，活动活动腿脚，呼吸一点新鲜空气——院中的空气虽然也是热的，但比牢房要凉爽多了！这时，楼下正中一间单独牢房，走出一个蓬头垢面，身体枯瘦，完全象个老头模样的人。他四方形的面孔，两颊陷塌；一对浓眉下嵌一双深凹的眼睛，目光呆滞的。他迈着僵直的步伐，走过众人，来到院子另一角，痴痴望天，然后独个跑步了。他天天如此，沉默不语地跑。今日天气这样奇热，他依然如故。不一会儿，“老头”便跑的满头大汗了。

众难友对“老头”的奇特习惯，早已看惯了。只有两个囚徒，时不时用目光对他顾盼。一个是年龄二十余岁的小个儿青年，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；一个是四十来岁的中年人，络腮胡，象个工人。那小个儿，瞧着“老头”乱跑，脸色有点发急。可能是出于对难友的同情心，想阻止“老头”傻跑吧？那位中年人面容深沉些，每望“老头”一回，他便轻摇一下头，大约是因特务在旁严密监视，无法同他招呼吧？

“老头”继续跑下去，小个儿更急了。他同中年人交换了一下眼神，趁特务低头点火吸烟的当儿，猛用脚向“老头”那边踢去一粒石子。石子正好弹在“老头”腿上。“老头”吓得一愣怔，猛地抬头，同小个儿的目光接上了，但他装出并未会意的样子，随即又低下头去，一圈一圈地跑着……

午饭后放风时，烈日当空，阳光直射，热浪灼人。谁也不敢到骄阳下去走动了，都在屋檐下歇息。可那“老头”，又傻乎乎地在毒日下面跑步。这次跑得有点特别，他不在院坝当中跑，发疯似的在房廊前面来回窜。一次差点撞着站

在众人前头的小个儿，小个儿正要和他招呼。可就在这时，喀登喀登的脚步声愈来愈近，监狱看守长杨则兴，金刚怒目般地走近了，小个儿只好将话吞下去了……

晚饭后放风，大约有半小时。然而天空布满黄漠漠的云，阳光透不出，象口黄色的大锅反扣着大地。一丝风也没有，闷得人吐不出气来。蹲了半天班房的难友们，不得不耐着奇热，来到院中活动活动。“老头”又跑步了。特务杨则兴冷漠地瞧着他。早间、午间的跑步，真把“老头”累垮了，现在他跑得很吃力，一开始就躬着腰，勾着头，拳着手，拖着沉重的双腿。几圈过后，身子摇摇晃晃，步履踉跄，圈子兜不圆，一会团团转，一会成了横“8”字。他气喘吁吁，背上的衣衫被汗水渗透了，额头上的汗珠一滴一滴掉在地上；颠颠蹦蹦，脑袋摇晃着，嘴唇干得起白皮……。难友们看了好心疼！真想大声喊：“别跑了！别跑了！……”可特务杨则兴这尊瘟神，凶恶地站在这儿，谁也不敢喊出声来。小个儿的脸色急遽地变化着。他恨恨地盯了一下那特务，急切地瞅了一眼跑步人，象下了狠心似的，用劲把手一甩，急跨两步，想去扶那跑步的难友。他身后的中年人，将他的衣襟轻轻地扯了一下。小个儿把牙一咬，终于忍住了。

跑步的“老头”猛地收住了步子。他痴痴的眼神向这边投了过来，呆呆地望着众难友，望着小个儿，望着中年人，他身子偏偏歪歪，跌跌撞撞地向这边过来了。

“跑呀！跑呀！”特务杨则兴猛扬皮鞭，怪声嗥叫。“噤——”的一声，一鞭子向“老头”抽了过去。一种异样的眼神倏地在“老头”眼中闪现，亮如火花，疾如电闪。那是一

种最深沉的愤怒，最暴烈的仇恨。虽只闪了一闪，竟使气势汹汹的特务杨则兴心惊胆寒，不由自主地倒退几步了。他以为这囚徒要扑过来撕扯他了。“老头”并未扑过来，他只死命地咬了咬牙，又起步猛跑起来。他象得了什么神力，一下变得身不摇，气不喘，步子格外有力量，如同旋风，越来越快。监狱的楼房，围墙，电网，大门，小门，卫兵，看守，难友们，在他眼前忽悠悠地转了起来。他跑得越快，直冲特务杨则兴而来，其势如巨石压向一个侏儒。那特务吓得身子一闪，打了两个偏偏，疯狂骂道：“瞎眼的老货！”“老头”一头撞空，“咚”地一声，倒在地上了……那小几个再也不能忍了，飞身向前，紧紧将“老头”搂住，将他的头搂在胸前。只见难友双目紧闭，口角翻着白沫，脸上肌肉不停地抽搐，脸上虚汗涔涔，头发象水淋一般。小个儿满脸悲怆，轻轻地摇着他：“醒醒！醒醒……”他忽觉扶在难友背后的手，被轻轻地捏了一下，心头剧烈一震，转忧为喜，迅速倾下头去，切着“老头”耳根，微微地嚅动了几下嘴唇……随即大声喊叫：“抬人呀！快来抬人！……”

中年人和众难友围拢上来，七手八脚把“老头”抬到阴凉处。特务杨则兴赶来驱散了众人。“老头”孤零零地躺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。

## 二

入夜。“老头”已经坐在他那闷罐式的小牢房中了。他坐在板铺上，如泥塑木雕般不动。闷热、污浊、恶臭的空气，他毫无所觉；蚊子嗡嗡扑面，他连手也不挥动一下；一只老

鼠，爬上板铺对面一张小桌，噉噉啃着什么东西，他身子挪也不挪。哨兵的身影在铁窗前来回晃动，他仍痴痴呆呆地坐着。他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牢房那扇被砖头堵死了的窗。他似乎看见了那一块块方砖纷纷在脱落。他眼前忽然一片光明，脸上浮现一丝笑容。

日间那三场殚精竭力的跑步，是他与狱中的难友在接头！

小个儿名叫许明炎，中年人名叫谭成荣。他俩是狱中党的秘密临时支部的负责人。这两名共产党要犯是被囚禁在楼上牢房的。自五月敌人大规模镇压“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”的学生运动以来，监狱情况随之恶化了。楼上要犯们每周只准下楼放风一次。今天是这星期唯一准许下楼的一天。打从早晨许明炎、谭成荣投来最初的一瞥起，“老头”便预知二位领导有重要话儿要对他讲了。在这险恶的环境中，他们接头是多么不容易啊！

许明炎扶他时，切在他耳边蠕动着嘴唇，断断续续地讲了六个字：

“……走……后窗……暗洞……口……”

这语意不连贯的六个字，常人是难以理解它的含义的，但“老头”却完全明白。他颤栗在狂喜之中了。

走，就是说支部决定组织集体越狱。这是从前议论过多少次，开始过多少次，又失败过多少次的“宏图大略”啊！今天，蕴藏在革命者心中的火种，又将熊熊燃烧了。

后窗，指的是突破口。许明炎、谭成荣同志已经选好了突破口，是哪间牢房的后窗？他这间是断断不行的，它已被

堵得死死的了。其他难友牢房的，也不行，铁条牢固。只有小许、老谭他们那间的了。那间牢房在楼上拐角处，长年累月的日晒雨淋，窗框铁锈木朽，砸断铁条，毁掉木框，人从窗中系绳垂落……，“老头”想到这里时，脸上露出了轻快的微笑。

“暗洞……口……”，这是越狱路线，楼房背靠一道高高的陡峭山壁，下临一道深深的水沟，水沟通向右侧一个暗洞。人从窗口垂下之后，可以顺着水沟，钻进暗洞跑掉。目前极端重要的任务是，寻找这个暗洞的出口，寻找冲向自由天地的希望……“老头”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了。他还是坐下来了。

这个老头儿，就是华子良。

夜里一场大暴雨，天气凉快了些。早晨起来，狱中天井积了不少水。狱外一条“天晴一把刀”的黄泥路，现在变得“一包糟”了。满路泥泞，人脚踏下去，泥汤汤淹没脚踝，粘乎乎的，用劲一拔，便听“哧溜”一声响，再踏下去，又滞住不动了。行走困难，“哧溜”、“哧溜”声响不断，泥污溅得满腿满身，闹不好脚一滑，浑身便滚进泥水中了。此时，华子良肩挑两大桶猪泔，吃力地在泥泞中跋涉着。他脊背佝偻，泔桶左摇右摇，好几次差点跌倒，但他仍一步一步地坚持着，挣扎着走下去。他好不容易来到猪圈边，精疲力竭，“咚”地一声把泔桶放下，长长吁出一口气。他把扁担搭在两桶之间，坐了下来，用袖头抹了抹脸上的汗水，又撩起衣襟，扇了几下凉风。他回头望了望泞滑的路，又陷入沉思之中了。

自受命以来，华子良心里日夜焦灼，思谋如何去完成侦察地形的任务。

华子良可算是个奇特的囚犯。他坐牢十四年，已经坐“老”了。身衰体弱，骨瘦如柴，行年不到四十，外貌看去完全象个老头。已经坐呆了，表情痴呆，目光迟钝，可以一动不动坐上几小时，整天整天不说一句话。已经坐“精”了，越来越沉着、冷静、深沉。他在痴呆外表的掩护下，一次又一次地瞒过敌人，圆满完成了党的秘密任务。早在息烽监狱，他趁敌人叫他管理小卖部、当挑夫之机，曾经进行过沟通内外的的工作。如今在白公馆这里，敌人仍把他当成一个苦役犯在使用，叫他当清扫工，当伙夫，当搬运夫。他利用敌人送给他的这些“自由”，秘密传递了不少情报。但眼下支部交给他的非同一般的任务啊。要他到歌乐山荒坡去侦察地形，寻找越狱的洞口，这就远远超过他“自由活动”的范围了。

一连几天，华子良象是梦游般地生活着。他扫地无力，常常站在原地不动，监视的特务走过来了，他才勉强挥动几下扫帚。他下厨房干活无心，时时两眼发直，停下活计，呆想心事。直到那个浑身肥得流油、长得又矮又胖的厨子大骂了，他才清醒过来。昨天上午，他在厨房择菜，又走神儿，矮厨子菜刀一跺，大叫了一声：

“嘿！你死了吗？——啊！”这时，杨则兴、王金川走过来了，矮厨子变骂声为笑语，放下手中的菜刀，连声说：“二位长官，快请进！”满脸堆笑，迎上前去，慌忙忙从怀里掏出半包已经揣得皱皱巴巴的“白金龙”香烟——他本人抽旱烟，这

是忍嘴待客的货——抽出两支，恭恭敬敬地递了上去。口中连声招呼：“快请坐，请坐！”又用围腰去拂了拂两个小凳的尘土。

两个特务头目是执行正所长阴敏之加强警戒的命令，一道出来检查岗哨的。他们走乏了，顺便来到厨房歇歇脚。

二人坐下抽烟，同矮厨子谈笑一阵，王金川突然走到华子良跟前，问道：

“圈里的肥猪喂得怎么样了？”

王金川管着财务，这肥猪是他的“外快”，话声自然是关切的。

华子良择菜时神不守舍，一门心思想察看洞的事儿。猛听这句问话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张着眼睛把这特务头儿白了一眼，口中讷讷答不出话。

王金川并没有生气，反而加重语气，把话重复了一遍：

“猪，长得怎么样了？”

华子良才回过神来：

“要——”冲口而出的话本来是“要肥了”，他猛可瞧着特务头目急切的眼神，话转了弯儿，“要催催，才得肥……”

华子良正一瓢又一瓢向槽中舀着猪饲料，几头肥猪挤着抢着在拱食。华子良无心看它们，他的双眼在朝外望，望着猪圈外面的泥路想：王金川明明昨日说好今天来看肥猪的，怎么还不见影子？华子良心中被愁云笼罩了！

“统统，统统！”几条毛猪吃的摇头摆尾，好欢快！但这

嘈嘈乱乱，却搅得华子良心烦！

两头肥猪争槽了，一头被咬的嗷嗷叫。华子良来气了，一瓢头向那“霸王”砸下去。

“这些猪真长得不错呀！”北方大汉王金川蓦地出现在身边了。

这特务头刚同杨则兴检查完了警戒线，从猪圈背后走过来了。

这家伙生得骨粗腰大，额小脸宽，眉浓嘴阔，鼻高眼细。他性子粗暴，十分贪财。骂人时，那双细长眼瞪得血红，射出凶光；看见金钱，那双细眼眯成一条缝儿，活现出一副贪婪相。他是一个老牌特务，曾任望龙门特务团团长，转至白公馆监狱后，一直担任副所长。今春正所长职位空缺，他满以为自己能补那个空位。但后来上司却派来了一个阴敏之，他心中异常不乐。他对分工主管财务，起初很不满，但转念一想，老子既已失势，何不趁机多抓几个银钱。他对喂猪如此关心，就是因为这里面有油水可捞。

“还要多久能出槽？”王金川指着圈里的猪又对华子良发问了。

“还得十来天。”华子良操着山东口音回答，又舀了一瓢饲料倾入槽内。“还要催催，膘才厚……”

“玉米饲料够不够呀？”王金川巴不得肥猪早日变成现钱。

华子良假装没有听见，又舀了一瓢猪潲倒入槽内，低声咕哝：“你们几个畜牲好生吃……莫抢……莫抢……”

“到底够不够呀？”王金川又问。